

龍應台相隔十年再度大陸演講

江迅

2018年11月4日 第32卷43期

台灣作家龍應台帶著新書《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回到母親美君的故鄉杭州和父親的故鄉湖南舉行演講。睽違十年，龍應台在兩岸政治敏感之際再登神州講壇，主辦方忙得「雞飛狗跳」。杭州之旅讓龍發現母親為何那麼思念故鄉。

見到杭州的桂花，龍應台說才懂得母親的故鄉。滿城瀰漫桂花香，睽違十年，台灣作家龍應台重新登上中國內地講壇。她帶著新書《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回到母親美君的故鄉杭州，與讀者共同探討一堂有關「生命學」與「感恩」的課。那是十月十四日下午，她走進西湖邊的浙江圖書館，圖書館舉辦一場龍應台與讀者見面會。現場能容納五百人的圖書館報告廳爆滿，還臨時加開兩個視頻轉播廳現場直播。從下午一點，距離演講正式開始還有一個半小時就開始有人排隊等待入場，身障的坐著輪椅進來，年輕的坐到地上，滿了再坐到講台地板上。

杭州是龍應台母親的故鄉，湖南是她父親的故鄉。兩天前，她在湖南長沙也有一場讀書會。龍應台的《天長地久》八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內地出版界都稱，龍應台的書現在能在大陸出版，真不容易，頗有象徵意義。據稱，當局審查了，文字沒什麼刪減，書中有關歷史方面的內容也沒什麼改動，只是一些用詞改了，比如「福爾摩薩」，上世紀四十年代，有些史料上就是用這詞，港台版就沒有改動。出版社籌劃了兩場演講，用龍應台的話說，是與讀者見面會，或者稱「讀書會」更準確。不過主辦方稱，為了這兩場活動，忙碌得「雞飛狗跳」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各方面都特別關注，兩岸敏感時期，作者是台灣的，特別是「龍應台」這樣的「特殊大人物」，籌劃過程「很辛苦」。

十一日，龍應台由香港去長沙，行前，她對亞洲週刊說，她有十年沒能在內地演講了。原因是什麼？用出版社的話回應：你知我知，你懂的。從龍應台的語氣聽得出，她珍惜此行演講的機緣，特別期待在大陸演講。

《天長地久》是六十五歲的龍應台寫給九十三歲失智母親的書，她寫了十九封信，憶述自己與母親的往昔點滴，講述身為女兒的反思。書名中的「美君」是龍應台母親的名字。十四日上午，她為下午的讀書會備課完，走出酒店散步，一陣桂香撲鼻而來，用她的話說，「幾乎要暈了」，沿路都是盛開的桂花，「團團簇簇，馨香瀰漫，那種飽含文化情懷的氣息就這樣輕輕繚繞眉頭眼睫，穿衣擦髮」。龍應台說，「突然一下子讓我理解了美君的鄉愁。杭州的溫潤和柔美，第一次讓我重新看待『思鄉』這個詞」。

她在杭州三天。她說：「滿隴桂雨是我最想去的地方。記得二零零八年我來杭州，就徹底被這裏的桂花所迷住了。我後來對自己說，一定要在桂花季，再來杭州看一看。這回等於是了卻心願。」龍應台回憶，十年前，她住在湖邊的香格里拉飯店，獨自出去逛逛。來了一輛巴士，也不知道車開往哪裏，她就上了車。她說，「巴士繞了好多個彎，好像在九溪十八澗這個地方下車。路上看到一位農婦，肩上背著農具，往大山方向走。我就跟著走。不知走了多久，來到一個村子。一打聽才知道到了龍井村。我繼續往前走，到了滿覺隴，突然，一股桂花的香氣撲鼻而來，眼前是一棵巨大的桂花樹。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這麼密集這麼多的桂花樹，太香了」。

龍應台說：「我喜歡杭州，還有個原因，最近在讀新出版的蘇東坡傳記，也想到杭州尋找蘇東坡走過的遺跡。蘇東坡是所有詩人中，我最喜歡的一個。」七十多年前，她母親在杭州天香樓結婚，「回到美君的故鄉，我特別期待見到杭州的讀者。在美君的故鄉談這樣一本書，有特別的意義」。用龍應台的話說，「杭州是少女美君什麼都不怕、昂頭闊步的地方。美君向來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聰明、果決、堅強，十七歲就會獨自押著一條船的貨，從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裏去做買賣。這裏是她愛上一個英俊的憲兵隊長的地方、後來結婚的地方，也是她在火車站與故鄉故土故人訣別的地方」。龍應台在書中寫她母親的身世。在讀書會現場，全場朗讀，讀《天長地久》的章節段落。用杭州鄉音，用淳安鄉音，用溫州鄉音，用滬上鄉音。

龍應台說，「父親和母親的思鄉是不一樣的。父親來自湖南衡陽下面一個小鄉村的山溝溝，從來沒有描繪過故鄉的一草一木，他留戀的，始終是他自己的母親。在父親的心底，他對母親的記憶就代表著故鄉的千絲萬縷，而美君不同，她的思鄉是具體的一片美麗的土地」。

杭州的溫潤永遠讓人留戀

在龍應台的印象裏，美君似乎走到哪，永遠都在懷念杭州故鄉的山山水水。哪怕她帶著母親去看瑞士的菜茵河、阿爾卑斯山的冰湖，母親總會嘀咕：這水啊，跟我們新安江不能比……「我始終不能理解她的這個心理。直到今天，我來了杭州，才發現，正是這個地方的溫潤，使得這片土地永遠讓人留戀」。龍應台說：「我很後悔，直到現在，甚至是到了今天見到杭州的桂花，我才真正懂得母親這麼多年的思念。她思念的是一方故土。我如果早一點意識到，也許二十多年前，我就應該帶她回到故鄉看看，在她還能想起所有事的時候。但我醒悟太晚了，我後悔為什麼不早去做這件事呢？」

越是年紀大，越是理解父母。她在現場呼籲，「我寫《天長地久》這本書，就是想告訴讀者們，人生有些事真的不能蹉跎，你不去做，錯過就不能回頭了。我想，二十年前如果有人寫這樣一本書告訴我，也許我今天就不會有這個遺憾」。《天長地久》全書是女兒對母親的傾訴。「死亡」是書中重要話題，也是龍應台希望透過書本，讓每位讀者正視的問題。她說，「上一代不會傾吐，下一代無心體會……從失智那一刻，母親已遠離，即使生命還在」。龍應台希望每個年代的人，在看書時都會品味出不一樣的感受，尤其是想提醒還未深刻意識到「生老病死」的年輕人，美君的故事就在身邊。

湖南長沙讀書會千人朗誦

在杭州讀書會的前一天，龍應台坐高鐵從長沙到杭州。這天上午，跨代凝視的生命讀本《天長地久》讀書會由中南出版傳媒集團主辦。《天長地久》內地簡體字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長沙市音樂廳，千餘人滿席，約八成是年輕人，一起聆聽一堂學校不教的生命課。龍應台穿著一襲長長的黑風衣、黑色高跟鞋登台，她微笑著不時與觀眾互動。讀者朗讀《天長地久》，四五個長沙人應邀朗誦，兩個衡陽人應邀朗誦……一千人用湖南音合聲朗誦的是那首龍應台父親當年每讀必垂淚的漢代樂府民歌：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裏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塚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樑上飛……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在讀書會現場，一位年長的媽媽從行囊中掏出龍應台的幾乎所有著作，整整一大摞，她對龍應台說：「我是特別從北京坐飛機來的。」龍應台一愣，問：「有人陪你嗎？」她說：「兒子。」於是她與母子倆一起合影……■

瀋陽街遇事件的一堂課

江迅

2018年11月4日 第32卷43期

《人民公安報》報道瀋陽街遇事件，沒提「龍應台」而以「台灣遊客」取代。

國家公安部主管的《人民公安報》記者採訪了那位「台灣遊客」所說的令她「沒想到」的幾位遼寧瀋陽民警和輔警，還原當天的情景。報道所說的「台灣遊客」就是台灣作家龍應台，報道特意隱去了她的名字。亞洲週刊獲悉，龍應台九月從大連去了丹東，又從丹東去了瀋陽，再從瀋陽回大連。事情最初是龍應台在自己臉書上披露的，經大陸網民在微博微信瘋傳，《人民公安報》記者獲知後，就此熱點跟蹤採訪了當事人警察。

九月十二日傍晚六時二十五分，瀋陽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西塔派出所民警侯強與兩名輔警孫大勇和楊猛開著警車，正欲離開派出所去轄區巡邏，此時一名女士找民警報警，稱一男子倒在馬路中間，面部有傷。侯強三警接報旋即前去查看，正在巡邏的民警鄭岩也來到現場。他們將該男子攙扶到路邊台階上坐下，查看其傷情，並對受傷男子的傷口作初步處理。處置過程中，受傷男子清醒，不時感謝民警救助，細說自己住址和身份信息。民警詢問受傷男子是否需要撥打一二零急救電話，他說自己是醉酒跌倒，不需要打急救電話。在確認了受傷男子已經清醒、傷口並無大礙情況下，民警將其送到家中休息，安頓好後，民警才離開。

民警不知道報警人是台灣遊客，也沒有注意到她目睹了他們的救助過程。民警侯強說：「這只是一起普通救助警情，處置過程按流程辦的，沒想到獲社會各界盛讚。」

半個多月後，在香港，記者聽龍應台重述當天情景。在瀋陽的那天傍晚，在轟隆車潮中，那男子醉酒跌坐著，是同樣喝醉的朋友把他扔在路上了。他額頭流血，滿褲子濕透。兩隻皮鞋脫落，

他垂著的頭似乎還在滴血。醉了跌倒了？被車撞了？在這亂衝疾走的車陣中，他隨時可能被輾過。路人從他身旁走過，沒有人停下來幫他管這「閒事」。

「要我叫救護車嗎？」「要我打電話給你家人嗎？」「你要喝水嗎？」龍應台大聲問，他不語，只是虛弱地搖頭。龍應台問在邊上看熱鬧的頭紮馬尾的女孩：「你們附近有派出所嗎？」女孩說：「前面二百米。」她快步來到派出所大門前，一輛警車正要開走，她趨前說了街上那男人受傷的情況，「非常危險，麻煩你們去幫助他」。

當時，她腦裏閃過無數聽過的、看過的與公安有關的印象：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體制、體制中公安的角色、警察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人們對武警的各種說法、全球流傳的「城管」的各種不可思議的乖張行為……此時，警察看著她說，「好，我們趕去」。龍應台心裏深藏的仍是那種不信任，於是她說，「我知道你們可能有別的事情，但這個人馬路中間非常危險，你們要立刻就過去」，「你們承諾我現在就去，對吧？」警察一再點頭。車開走了。

龍應台繼續原來的路程。她背著小背包邊走邊猶豫，該回頭去看看嗎？龍應台說，「我發現我有點不敢回頭，那是怯懦是怕，怕那人還坐在馬路中間，怕警察根本沒去管他，怕一個又一個路人仍舊揚長而去，怕得到的是一份對人性的失望、對這個地方更強烈的不信任」。在回頭去看看還是不回頭，她糾結了好一陣，最終返回看看，於是目擊了這一幕：那傷者被警察扶到人行道坐在階梯上。

先前跟龍應台對話的那位警察告訴她，是喝醉的朋友把他丟下就走了。他摔傷了，已經電話他家人。龍應台問：「我可以拍照嗎？」警察說：「可以啊。」幾個警察幾乎是「溫柔」地扶著受傷的這個小市民上了警車。龍應台說，當時望著警車逐漸沒入車水馬龍的夜色中，心想，「今晚可上了一課，關於中國、關於我自己的某些成見。基層警察的舉止是文明的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偏見成為兩岸交流障礙

對此，有評論認為，龍應台的「偏見」主要來自於對大陸警方的不信任。龍應台的偏見只是一個縮影，這種偏見長期橫亙在兩岸之間，成為兩岸民意交流的障礙。偏見的來源不是某個人、某個群體一日兩日形成的，而是日積月累的。在兩岸民眾來往日益頻繁的今天，也應該「回頭看」，看看開放三通這些年來，大家對彼此的社會狀況是否真正了解了。龍應台對大陸的「成見」，是台灣對大陸「成見」的一個淺淺的縮影，而「瀋陽警察」給龍應台上的這一堂課，或許也是大陸給台灣上課的「一個縮影」。■